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

林杏光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的中心思想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共建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应用格关系给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划分的次类足以形成系统。

A Case-relation-based Category System of Contemporary Predicate Verbs

Lin Xing-guang
Renmi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building of An Electroinc Dictionary of Predicate Verb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we classified the predicate verb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ase relations and got a sub-category which is sufficient to form a system.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合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的研究和建立》和林杏光、鲁川组织编纂的《动词大词典》（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出版）都采用格关系对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划分次类。本文拟对它们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作个简要的介绍和论述。

〈一〉

翻开语法学史，迄今所能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语法著作是公元前 2 世纪问世的《希腊语法》，相传此书的作者是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Thrax），它没有描述句法，只是提出了一个八大词类的语词分类系统：〈1〉名词——有格的变化，代表人或物的词。〈2〉动词——有时、人称、数等变化的词。〈3〉分词——兼有动词和名词的功能和形态的词。〈4〉冠词——用在名词之前或之后的词。〈5〉代名词——代替名词或表示人称的词。〈6〉前置词——用在其他词类的词之前，表示句法关系和作为构词手段的词。〈7〉助动词——没有格的变化，使动词更加具体的词。〈8〉连接词——连接思想、补入思路中的上下不接之处的词。这一系统共用了三个分类标准。名词、动词、分词的分类标准是形态；冠词、前置词的分类标准是各自的句法功能；代名词、助动词、连接词的分类标准是各自和其他词类的关系。之后（公元前 1 世纪）的罗马语言学家瓦罗

* 本项研究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Varro)不满意狄奥尼修斯分类系统的标准不统一，于是对四类词提出新的分类方法：名词是有格变化的词；动词是有时的形式变化的词；分词是既有时的形式变化又有格的变化的词；连接词和副词是既无时又无格的词。这四类所采用的分类标准是时和格[1]。这“格”也叫词格(case)，是表层格，是语法范畴的名称，是词的形态变化。因此，这“格”不同于本文标题上所说的格，二者是同名异实。本文标题上说的格是深层格，又称语义格，是指在句中和动词有及物性关系的体词或体词性结构。所谓格关系就是述语动词和格之间的语义关系。本文的中心思想，是：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共建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机器词典》应用格关系给现代汉语的述语动词划分的次类足以形成系统。

〈二〉

黄昌宁先生认为：“这种将动词的语法范畴同其格关系挂钩的分类思想是一个创举，对推动语义组合关系理论的研究与应用都有积极意义。”[2]这里试说明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思想的形成过程。

词类划分和句子成分分析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两个老大难问题。动词问题又是词类研究中的最突出的问题，主要的工作在两个方面：一是动词的外部关系，即动词和名词、形容词、副词等的划界；二是动词的内部关系，即动词次类的划分及各次类种种特征的描述。从世界范围看，几乎是所有语言信息处理系统都以动词为中心，而且都总是很重视动词再分类的研究，因此近10多年来汉语动词的研究在国际语言信息潮流的影响下，也着重研究动词的再分类问题。学者们用不同的标准给汉语的动词划分次类：或根据带不带宾语、带什么宾语；或根据动词的“价”；或根据动作和时间的关系；或根据动作行为的自主、非自主；或根据动词带不带“结”(指结果补语)[3]。

以上的5个分类标准中，数带不带宾语、带什么宾语这一标准应用得最广，因而影响也最大。根据这一标准把动词分类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这一分类方法是外来货，它起源于19世纪末问世的纳氏文法(J. C. Nespield)。它适用于形态发达的语言，当它用在形态不很发达的英语动词分类上，虽也有麻烦的时候，但总的来说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带宾语的是及物动词，不带宾语的是不及物动词。后来研究汉语的学者把它套到汉语动词再分类的研究上，就显得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为汉语的宾语很宽泛，未研究出确定的范围和应有的类型，用带宾语与否来分及物与不及物，绝大部分动词都成为及物动词了，不及物动词几乎不存在。汉语的绝大部分动词都能带宾语，在英语看来是很典型的不及物动词“死”、“哭”等，汉语都可以带上个宾语，如“他死了父亲”、“哭英雄”。面对这种情况，刘月华等提出带受事的才是及物动词的主张[4]。这个主张有进步，但不全面。客体分三类：受动作影响的客体(踢〈球〉、吃〈包子〉)；不受动作影响的客体(看见〈行人〉、听到〈歌声〉)；动作发生以后才出现的客体(写〈信〉、盖〈房子〉)。第一类客体是受事，第二类客体是客事，第三类客体是结果。以上三类都应是及物动词，因此，能带受事的及物动词的主张虽然比能带宾语的就是及物动词的说法进了一步，但缺乏概括性，仍是不全面的。全面的说法应该是：能带客体的是及物动词。

能带客体的是及物动词这一说法，是只往动词后面看的考察方法。马庆株先生提出动词的自主非自主系统，将汉语动词分为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5]。这是向动词前面看的考察方法。这叫以主体作为动词进行分类的标准。自主动词的主体是施事(〈他〉跑了；〈你〉吃包子)，非自

主动词的主体是当事(〈他〉死了;〈我〉听见了)。

将前人、时贤的成果和我们的实践经验归总在一起,我们认识到,研究汉语的动词,只往后看或只向前看都还是不全面的。全面的做法应该是,考察一个动词需有两条视线,既要往后看,也要向前看。看什么呢?主要是看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状态与相关的主体、客体之间的语义联系。一个动作或状态总要有一个主体,或是人,或是物,而主体本身又存在着能否自己发出动作或能否产生某种状态的差异。一种动作或状态有时要涉及客体,或作用于客体,或与客体发生某种联系。这些就是对动词进行再分类的语义根据。这个语义根据就形成了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的思想,即黄昌宁先生所说的"将动词的语法范畴同其格关系直接挂钩的分类思想。"

〈三〉

我们是怎样应用"将动词的语法范畴同其格关系直接挂钩的分类思想"给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划分次类的呢?

用两条视线考察动词:从动词往后看客体,从动词向前看主体。看客体,将动词分为二类:带客体的是及物动词,不带客体的是不及物动词;看主体,也把动词分成二类:连接施事主体的是自主动词,连接当事主体的是非自主动词。前瞻后顾,根据动词和主体、客体的关系,一分为四:自主而又及物的是他动词(踢、吃、研究等);自主而不及物的是自动词(跑、蹲、飞等);非自主而又及物的是外动词(听见、看见等);非自主不及物的是内动词(病、死等)。我们再根据主体和动词的领属关系、系属关系划分出领属动词和系属动词。表示领属关系的动词叫领属动词,如有、拥有、具有、属于等。表示系属关系的动词叫系属动词,如是、等于、姓等。这样,便把述语动词划分了6个次类。我们选用作分类的述语动词共3008个。他动词2089个,占69.4%;自动词438个,占14.6%;内动词322个,占10.7%;外动词139个,占4.62%;领属动词11个,占0.37%;系属动词9个,占0.30%。以上的6个次类是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的第一个层次。

第二层次是将以上的六类述语动词分别用格关系所组成的句模作进一步的分类。何谓句模?三平面,是我们语言学界最近几年的热点话题。就句子的总体结构看,三个平面各有自己的结构形式。句法学的句子总体结构形式叫句型;语义学的句子总体结构形式叫句模;语用学的句子总体结构形式叫句式。以"我送他两本书"为例,句型是"主语+谓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句模是:施事+"给予"类+与事+受事;句式是:我送他两本书。|我把两本书送给他。|这两本书我送给他了。由此可见,句模,是述语动词和必有论元组成的语义组合模式,简称为句模。3008个述语动词所能组成的句模共有58个[6]。用句模对他动词、自动词、内动词、外动词、领属动词、系属动词进行再分类,就是把能进入同一句模的述语动词划分为一类。

一、他动词:自主,涉及客体(受事或结果),2089个。用它所能组成的20个句模再分为20类(以词数多少为序排列)。〈1〉施事+V+受事。如败坏、踩、打倒、鼓吹等1825个;〈2〉施事+V+结果。如出版、变成、成立、修建等125个;〈3〉施事+V+与事+受事。如给、颁发、告诉、贡献等62个;〈4〉施事+V+受事或结果。如雕刻、煎、刨、梳等43个;〈5〉施事+V+受事或处所。如填2、堵、离开、照1等10个;〈6〉施事+与事+V+受事。如介绍1、裁1〈2〉、捐赠等4个;〈7〉施事+V+受事或范围。如量、领导、考等3个;〈8〉施事+V+受事或目的。如射1、淘1、拉

1(6)等3个;(9)施事+V+受事或与事。如指点、指导、追问等3个;(10)施事+V+受事或工具。如照2等1个;(11)施事+V+受事或系事。如演等1个;(12)施事+V+受事或材料。如填1等1个;(13)施事+受事+V+与事。如传2等1个;(14)施事+同事+V+结果。如攀2等1个;(15)施事+材料+V+受事或结果。如换取等1个;(16)施事+受事+V+材料或工具。如过3等1个;(17)施事+V+受事+与事。如转达等1个;(18)施事+V+受事+系事。如比4等1个;(19)施事+V+受事+范围。如盘问等1个;(20)施事+V+与事+结果。如安1等1个。

二、自动词:自主,不涉及客体(受事、结果、客事),438个。用它所能组成的21个句模再分为21类(以词数多少为序排列)。(1)施事+V。如爆发、抱歉、跳动、奋斗等291个;(2)施事+V+处所。如到达、接近、跨、住等60个;(3)施事+与事+V。如报仇、道歉、送行、着想等15个;(4)施事+同事+V。如搏斗、寒暄、结合1、约会等15个;(5)施事+V+目的。如等候、交涉、竞选、追求1等10个;(6)施事+V+系事。如扮演、担任、当、化装等9个;(7)施事+V+范围。如比赛、从事、讲究、争论等8个;(8)施事+V+原因。如愁、躲、庆祝、躲避、算计等5个;(9)施事+V+同事。如联合、联络、配合、认识等4个;(10)施事+V+与事。如贷款1、屈服、祝福、祝贺等4个;(11)施事+V+依据。如吃2、遵循、遵照等3个;(12)施事+V+方式。如打19、打22、玩儿3等3个;(13)施事+V+处所或时间。如过1、经过等2个;(14)施事+V+工具。如玩儿2、压2等2个;(15)施事+V+时间。如熬2等1个;(16)施事+工具+V。如撒气2等1个;(17)施事+原因+V。如操心等1个;(18)处所+V+施事。如闪4等1个;(19)施事+V+处所或范围。如进入等1个;(20)施事+V+目的或处所。如报考等1个;(21)施事+V+与事或材料。如装备等1个。

三、内动词:非自主,不涉及客体(受事、结果、客事),322个。用它所能组成的9个句模再分为9类(以词数多少为序排列)。(1)当事+V。如爆、报销、出生、蒸发等279个;(2)当事+V+处所。如朝、达到、发源、闪现、在2等20个;(3)所处+V+当事。如闹4(2)、出产、发生、没有2等12个;(4)当事+V+范围。如轰动、善于、擅长等3个;(5)当事+V+数量。如差1、翻5等2个;(6)当事+V+基准。如比5、超出等2个;(7)当事+V+时间。如持续、度过等2个;(8)当事+V+工具。如挨(ái)等1个;(9)时间或处所+V+当事。如有2等1个。

四、外动词:非自主,涉及客体(客事、结果),139个。用它所能组成的2个句模再分为2类(以词数多少为序排列)。(1)当事+V+客事。如包含、承受、懂、感染、笼罩等129个;(2)当事+V+结果。如产生、变1、结2、开3等10个。

五、领属动词:领事,涉及客事或分事,11个。用它所能组成的5个句模再分为5类(以词数多少为序排列)。(1)领事+V+客事。如具备、具有、没有1、占有2等7个;(2)领事+V+分事。如富有等1个;(3)领事+V+客事或分事。如有1等1个;(4)客事+V+领事。如属于等1个;(5)分事+V+领事。如属等1个。

六、系属动词:当事和系事,9个。只有一个句模,不能再分类。当事+V+系事。如代表2、等于1、顶7、姓等9个。

以上各个句模中的述语动词,还可根据其格关系上的特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逐层逐层地往下分,以构成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的层级性。

〈四〉

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的分类是否符合分类的要求？它是不是形成系统？

分类是人类认识事物特征的问题。分类和归类可以帮助计算机掌握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分类的基本要求是不杂(标准统一)、不重(互相排除)、不漏(共同尽举)。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符合这三个基本要求。它以格关系为分类标准，并以这个标准贯彻到底，体现出分类的不杂。所划分出来的次类能互相排除，没有交叉或包含现象，达到了分类不重的要求。这里特别要突出强调"不漏"。以往的词类划分常常是忽略了概括性，在各个类名下只是列举出几个例词，往往是挂一漏万。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动词分类根据词频统计材料和语言研究工作者的语感为标准选取了 3008 个现代汉语述语动词义项，按其格关系，共同尽举地先一分为六：他动、自动、外动、内动、领属、系属，然后又将各类分别用其所能组成的句模毫无遗漏地进行再分类，完全达到了"不漏"的要求。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系统：比如自然界的海洋系统，生态系统；社会中的生产系统、消费系统、教育系统；人体内部的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什么是系统呢？系统是同类事物按一定关系组成的整体，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或者是部分、环节组成的整体。系统中的各要素之间，在要素和系统的整体之间，在系统的整体和其赖于存在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反映一定的层次。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的分类不但符合分类的基本要求，而且还能反映系统的层级性。这层级性和类别的排除性、标准的一贯性、覆盖的整体性，体现了分类的科学性，这就足以说明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的系统性，因此本文所用的标题是："基于格关系的现代汉语述语动词分类系统"。

注释：

[1] 许国璋：《论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许国璋论语言》)。

[2] 黄昌宁为林杏光等主编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出版)所写的序。

[3] 吴为章：《近十年现代汉语动词研究特点概述》(《汉语学习》1994 年 2 期)。

[4] 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5] 马庆株：《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国语言学报》1989 年 3 月期)。

[6] 苗传江、张庆旭、李绘新、刘士娟、祁素芳参加了统计句模的工作。

主要参考书目

1. 黄昌宁：《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版《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
2. 鲁　川　林杏光：《现代汉语语法格关系》(《汉语学习》1989 年 5 期)。
3. 林杏光　鲁　川：《论深化现代汉语格关系的研究》(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动词大词典》序言)。
4. 《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的"使用说明"。